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6.02.004

#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文化振兴的生成逻辑、价值旨归与实践进路

王盛辉, 张琳婧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文化振兴的生成逻辑、价值旨归与实践进路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其生成逻辑植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本质遵循、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历史使命、农民精神富裕的现实诉求以及城乡融合的文化动力支撑; 价值旨归体现为传承乡土人文精神以筑牢文明认同、重塑乡村伦理规范以增进社会凝聚力、激活特色文化资源以拓展实践样态, 从而持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内涵; 实践进路强调系统保护与创新转化乡土文化基因、激发农民主体意识与培育本土人才、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发展、完善多元协同治理机制, 以扎实行动推动“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落地见效, 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兼具历史连续性与时代创新性的乡村文化根基。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乡村文化振兴;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乡土文化

**中图分类号:** D422.6; G24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6)02-0033-11

收稿日期: 2025-12-07

基金项目: 2022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人的解放与资本关系研究”(项目编号: 22BKSJ02)。

作者简介: 王盛辉(1981—), 男, 山东聊城人,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mail: wangshenghui6666@126.com; 张琳婧(2002—), 女, 山东淄博人,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乡村文化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一方面, 乡村文化振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撑, 赋予现代化进程深厚的乡土文明底蕴; 另一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为乡村文化振兴指明了方向, 并给予坚实的实践依托。二者相互促进、辩证统一。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sup>[1]</sup>, 强调了乡村振兴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支撑作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进一步突出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sup>[2]</sup>在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关键作用。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将其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持续推进乡村建设和发展。学术界也围绕乡村文化传承、文明乡风培育等课题展开了广泛探讨,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面对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新要求,相关研究仍待进一步深化。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不仅关乎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梳理中华文明脉络、激活其内在生命力的重要途径,更是向世界展示一个立体、真实、完整中国形象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乡村文化振兴,系统分析其生成逻辑与价值旨归,并立足中国独特的发展实际与文化传统,创新其发展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生成逻辑: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要求

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要求,并非抽象的理论预设,而是源于理论、历史、现实、实践这四重维度的逻辑必然。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既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本质规定之中,也锚定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历史根基之上;既回应着农民精神世界富足的现实诉求,更支撑着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进路。

### (一) 理论逻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本质遵循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sup>[3]6</sup>。乡村地域广袤,既是物质生产的重要场域,也是涵养与传承精神文明的生动载体。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正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下,如何实现“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重要属性。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绝非单一维度的物质财富积累,而是以物质文明建设为基础、以精神文明建设为引领的辩证统一过程,二者形成的强大合力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往往伴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与价值理性的式微,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的异化加剧、精神世界的虚无化存在正相关关系。与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凭借深厚的中华文明底蕴与社会主义底色,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共进,内在要求“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sup>[4]324</sup>,既要人民物质世界富裕,也要人民精神世界繁荣。这一本质规定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绝不能容忍一部分地区的繁荣以另一部分地区的凋敝为代价,更不能接受经济指标的攀升以乡风文明的滑落为代价。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中,乡村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乡村文化振兴正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一本质要求在乡村场域的逻辑延伸与集中体现。经济的繁荣缺乏文化的浸润便容易导致功利主义盛行,再美丽的乡村没有文化的滋养也会缺乏生机与温度。乡村的现代化绝不能是单一维度的物质增长,而是必然包括文化繁荣与精神富足的全面振兴。因此,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本质上是在乡村落实“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具体实践。其要义在于,通过自觉、系统地涵养乡风、繁荣文化,补齐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短板,为乡村发展筑牢价值根基、提供精神动力,从而确保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要求同频共振、同向同行。

### (二) 历史逻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根基所系

“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

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sup>[5]281-282</sup>。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核心文明使命。乡村,作为中华民族赓续数千年的物质载体与精神家园,其文化振兴关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基巩固。

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延续的基本场域。节气历法中蕴藏的自然智慧、家风家训中承载的伦理规范、村落建筑里凝聚的空间哲学、民俗仪式中传递的集体记忆,这些深植于乡村肌理间的文化形态构成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基因谱系。系统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必须传承好、保护好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基因,防止其在现代化浪潮中褪色消逝,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守住根、留住魂。

乡村是中国红色文化记忆保存与精神弘扬的重要空间。广袤的乡村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依托,承载着丰富的红色记忆与奋斗精神。英雄事迹、红色歌谣、革命遗址等资源,是深刻诠释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凝聚民族复兴伟力的生动教材。乡村文化振兴内在地包含了这些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以及活化利用,使其所蕴含的理想信念、奉献精神等内容得以在新时代弘扬,为现代文明建设注入精神动力。

乡村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践与发展的重要阵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来的乡村发展实践,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移风易俗到普及科学,从发展教育到培育新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引导乡村形成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乡村文化振兴需要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落地生根,促进形成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乡村文化新形态。

“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是文化真正健康发展的重要的方法论前提”<sup>[6]</sup>。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上是推动扎根于乡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综合性进程。“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sup>[7]</sup>。乡村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场域、革命文化的记忆空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阵地,是文化资源交汇、承载与延续的关键节点。从历史纵深来看,乡村文化振兴正是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这一深层使命的必然契合,通过激活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赓续红色精神血脉、培育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兼具历史底蕴与时代特质的文明根基。

### (三) 现实逻辑:农民精神世界富足的内在诉求回应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人民生活越过越好”<sup>[5]168</sup>。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致力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和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sup>[8]151</sup>。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文化认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便会进一步凸显出来。伴随着我国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和乡村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渐改善,广大农民对高质量精神文化的需求呈现出从基本满足向品质追求、从单一趋同向多元个性化的深刻转变。

当前,部分地区的乡村面临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农民日渐多元、个性化的文化消费习惯脱节的难题;同时,乡土社会中的礼俗秩序以及价值体系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有所弱化,部分农民在精神层面出现焦虑与迷茫,对自身的文化传统产生怀疑,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也随之削弱。要破解这一困境,单靠外在的经济手段难以触及根本。若物质生活富足而精神生活贫瘠,农民便会缺乏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内生动力。因此,必须依靠乡村文化振兴,更根本地回应农民的深层次精神诉求。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sup>[9]231</sup>,乡村文化振兴必须超越简单的文化设施建设与表层的活动开展,激发农民的文化主体性。为此,必须深入挖掘乡土文化资源,促进与现代文明要素的结合,不断激活乡土文化本身蕴含的生命力与凝聚力,建设具有当代价值的乡村文化生态。在这一过程中,引导农民在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中不断丰富精神世界,成为文化的享有者、传承者和创造者,从而以更加从容、坚定的姿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 (四) 实践逻辑: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层文化动力支撑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sup>[10]22</sup>,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经济要素的双向流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的深度融合,更需要深层的文化动力支持。乡村文化振兴正是通过重塑城乡文化关系,为城乡融合注入深沉而持久的驱动力,从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优化发展格局的内在支撑。

乡村文化振兴是强化城乡文化认同,奠定融合发展价值基础的必然选择。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资源禀赋以及发展情况的不同,城乡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差距,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文化差距,乡村文化曾一度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制约了城乡之间的深度融合。“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sup>[9]274</sup>,必须通过乡村文化振兴,让蕴藏在乡土之中的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生态智慧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彰显其作为中华文化根脉的独特价值贡献,帮助城乡社会共同认识到,乡村不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他者,而是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记忆与文化基因的家园。唯有建立起价值层面的尊重与认同,才能超越旧有的单向度的资源传输模式,升华为基于文化认同的双向友好互动,为构建和谐友好的城乡关系联结精神纽带。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下的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在于破除要素流通壁垒,实现要素的高效配置和互动。若缺乏文化的赋能与引领,要素的流动往往难以持续和顺畅。通过乡村文化振兴,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能够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更可以成功塑造出一种以文化为核心的要素吸引与整合模式。凭借其独特魅力与价值,乡村文化能够吸引城市的人才、技术与资本“留下来”;同时,依托文化产品与服务,乡村的文化品牌又能成功地“走出去”,赢得城市市场。不同于纯粹的经济逐利,以文化为核心纽带的要素流通模式,更有优势实现可持续的、友好的城乡融合发展。

## 二、价值旨归:乡村文化振兴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图景

乡村文化振兴的深层意义,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价值诉求,通过对乡土社会中精神基因的挖掘和转化,将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伦理规范、生态智慧等与现代文明要素创造性结合,在新的文明形态框架下实现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丰富与价值充盈,进而在文化认同塑造、社会凝聚力培育以及实践样态拓展等维度,共同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色。

#### (一) 传承乡土人文精神,筑牢现代文明认同根基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sup>[11]</sup>。乡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独有的集体记忆与价值理念,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构成了乡村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其文明

认同的建构无法割裂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传承乡土人文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维度,旨在筑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同根基。

在文化记忆延续层面,乡土人文精神构筑了维系中华民族连续性的意义符号系统。遍布辽阔疆域的方言俚语、民俗节庆、传统技艺等文化形态,是承载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鲜活载体,构筑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谱系。当我们通过方言俚语理解不同地域的语言表达逻辑,通过参与民俗节庆体会跨越千年的文化传承,通过学习传统技艺感受祖先的创造智慧,文化认同便会从抽象概念具象化为真切的情感体验。这种基于共同文化记忆的认同建构,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割裂传统的现代化模式的鲜明特征,确保了现代化进程中文明发展的历史连续性与精神主体性,更赋予了现代认同丰富的文化质感。

在情感归属建构层面,乡土人文精神塑造了独特的情感认同模式。在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的当下,落叶归根、安土重迁等乡土情怀,为个体在流动的社会中提供了稳定的精神坐标。“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sup>[12][246]</sup>。当人们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着对乡土的认同与眷恋时,这种具体真切的情感便会经历一个升华的过程:个体首先从对一方乡土的依恋中收获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最终会超越个体的原生地域,成为国人精神世界中共同的心理结构。这恰恰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且文化底蕴深厚的现实国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特殊要求。换言之,个人的乡愁得以汇入中华民族的集体文化长河,具象的乡土眷恋升华为坚实稳定的文化认同,形成超越地域的精神联结纽带。

## (二) 重塑乡村伦理规范,推动现代社会和谐发展

乡村伦理作为乡村文化的筋骨,具有维系社会关系、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功能。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要求构建与之适配的社会伦理秩序,以实现社会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重塑乡村伦理规范,使其既吸收传统文化精髓,又有效回应现实挑战,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伦理支撑。

乡村伦理产生于特定的乡村生产生活关系,核心价值在于维系乡村秩序。传统乡村伦理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之上,通过孝亲敬老、互帮互助等道德规范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与内在约束力。然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乡村社会结构正经历深刻变迁:农村空心化弱化了家庭的伦理维系功能;市场经济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集体互助精神。这些变化引发了人际关系疏离、公共精神式微等伦理困境,对社会和谐凝聚构成挑战。因此,重塑乡村伦理,本质上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对社会转型挑战、巩固基层社会根基的必然举措。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适应性与创新性,乡村伦理体系必须紧跟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步伐,为现代乡村构建起新的价值共识与秩序基础。一方面,着力推动传统伦理资源的现代性激活,系统梳理与甄别乡村伦理的既有价值观念,萃取其中的优秀成分并赋予新的时代阐释,使其超越原有的历史语境与功能局限,成为能够指导现代乡村生活的价值规范。另一方面,积极促进外部价值的有效融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精神等中国式现代化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与治理理念,通过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载体有机嵌入乡村伦理的重塑过程,建构起既蕴含乡村温情又彰显现代理性的新型乡村伦理范式。这一双向互动过程,实现了传统伦理精髓的升华,也为现代性价值提供了扎根乡土的文化土壤。

重塑乡村伦理规范,本质上是重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体系的精神秩序,为人们提供明确

的价值导向与行为准则,巩固乡村的内生稳定性,有效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目标奠定社会基础与和谐底蕴。

### (三) 激活乡村文化资源,拓展创新文明实践样态

乡土文化资源蕴藏着丰富的乡土记忆与独特的文化基因,其激活与转化是一个兼具传承性与创新性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为乡村文化资源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价值导向和广阔的实践空间。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的核心就在于,对文化的内在精髓进行时代化的创新,拓展丰富多样的文明实践样态,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鲜活力量。

在传承维度上,激活乡村文化资源旨在守护文明根脉、延续乡土智慧,为现代文明实践提供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价值依托。“我国拥有灿烂悠久的农耕文明,必须确保其根脉生生不息”<sup>[5][7]</sup>,乡村文化资源中含有农耕文明的特有智慧、生态观念、艺术形态、饮食文化等,生动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对其激活,首要在于对蕴藏其中的文化记忆与精神内核进行深入挖掘、有效保护与活态传承。以传统民俗节日为例,它们不仅是乡村文化的显性符号,更在本质上维系着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发挥着唤醒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功能。传承乡村文化资源,本身就是中华文明根脉的守护,能够为后续的创新转化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正所谓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传承的活力所在。

在创新维度上,激活乡村文化资源重在与现代要素深度融合,拓展出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新实践样态。只有将静态的、历史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动态的、时代的实践活动,才能充分释放其当代价值,主要体现为:

其一,催生文化产业的融合新样态,拓展物质与精神共富的实践样态。民俗节庆、手工技艺、传统建筑,与创意设计、人工智能等现代要素的融合,能够催生非遗研学、文旅康养等一系列特色文化产业。由此,文化产业超越了单一的经济功能,在创造经济增长点的同时,让农民作为实践主体收获了精神上的满足。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物质富足、精神富有在乡村场域的具体体现,实现了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的统一。

其二,重塑乡村的生态实践范式,拓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样态。将传统的天人合一、取用有度等生态理念,从思想层面引导到现实的乡村建设与生产生活实践,能够进一步促进绿色农业、循环农业的发展;依据传统村落与自然山水和谐共生的空间布局哲学,开展现代意义上的生态人居建设;充分挖掘乡村文化资源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与当下的生态保护有机结合。这些基于传统智慧的现代实践探索,生动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推动乡村从被动承受环境压力的载体,转变为主动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的前沿阵地。

其三,创新乡村的治理与共同体构建模式,拓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样态。要进一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中蕴藏的协同劳作、守望相助、邻里和睦等丰富的共同体理念,将其与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深化推进“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模式,实现自治、法治与德治的协同。在这一过程中,村民获得了更广阔的公共参与平台与丰富的社会连接方式,主体意识与参与热情都将得到有效激发,进而不断实现自身的社会性发展与人格完善。这与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

### 三、实践进路：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创新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8]136</sup>。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下的乡村文化振兴，需立足乡村发展实际，通过固本培元、育才引智、科技赋能、机制创新等维度的有机衔接和动态优化，把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诉求从理论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实际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乡村文化支撑。

#### （一）文化固本：系统保护与创新转化乡土文化基因

乡村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重新焕发生机，这不仅意味着文化基因的系统保护与存续，还要求使用现代手段激活其内在的生命力，成为推动文明进步的活性力量。

构建全域性保护体系是基础。“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sup>[9]100</sup>。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下，乡土文化保护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实现对文化基因所依附多元载体的全覆盖。在物理存续层面，需建立以县域为单元的乡村文化遗产数据库，依托三维扫描、测绘遥感新技术等数字化手段，对传统村落、古建筑、农业文化遗产等进行精准数字化存证，并划定文化生态保护区，以确保其物理形态与历史信息的完整性；在活态传承层面，需将口头文学、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纳入可持续传承链条，通过政府资助、项目补贴等方式建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长效激励与保障机制，激发其传承创新的内生动力，以此抵御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乡土文化基因的流失风险。

推动创造性转化是关键。乡土文化基因若仅停留于静态保存，便难以释放其当代价值，唯有通过创造性转化，使其深度融入现代生活脉络。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sup>[13]164</sup>实践中，需依托文化创意与科技赋能，将传统文脉中的文化符号、工艺技法与现代要素有机结合，开发兼具乡土特质与时代价值的文创产品和体验项目。值得强调的是，乡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过程需要建立以价值导向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始终坚持以文化保护为前提，合理把控商业化边界，坚守文化本真性。

深化融合发展是方向。乡土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创新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化系统内部的闭环运作，而是要主动渗透到乡村发展的各个领域，构建“文化+”的融合发展生态，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其一，深化文化和产业融合。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农业、手工业、康养旅游结合，以文化品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发展文化体验业态，促进非遗创意转化，营造特色康养环境。其二，促进文化和教育融合。结合地域文化优化课程体系，设立乡村非遗传承等特色课程；创新实训、研学等体验式教育模式，帮助学生感知文化底蕴。其三，推动文化和治理融合。重点将人文精神、家风家训、道德观念等优秀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为村民公约、矛盾调解机制以及乡风文明评价体系的具体内容。其四，探索文化和生态融合。将热爱自然、敬畏自然的理念、传统村落的布局智慧、生产生活中的生态经验具体应用于生态产业发展、人居环境优化、生态文化品牌打造，为绿色发展的各个环节注入生态底蕴。

#### （二）队伍力量：激发农民主体意识与培育本土人才

农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内生型人才的培育直接关系到文化实践的深度与持续性。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在乡村领域，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教育培养以及保障激励等方式，帮助农民

成为文化振兴的主动参与者和受益者。

强化自主参与机制是激发农民主体意识的核心。“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sup>[9]270</sup>,促使文化实践内化为农民的自觉需求,使其心态发生从要我振兴到我要振兴的转变。之所以出现政府热、农民冷和干部干、群众看的现实难题,归根结底在于农民的话语权缺失。因此,必须强化乡村常态化协商平台建设,让农民在文化事务等方面各抒己见,全过程参与乡村决策;同时,支持对文化感兴趣、富有创意想法的农民自发组织文化项目,在集体行动中增强凝聚力与归属感。

构建系统性培育体系是夯实人才基础的关键。本土人才,即熟悉乡村、心系家乡发展,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能力的人才<sup>[14]</sup>。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背景下,需特别重视文化科技人才的培养。应精准对接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实际需求,推动高校优化相关学科设置,定向培养深谙乡土文化、掌握数字技术、具备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积极构建开放、持续的人才赋能机制,将人工智能应用、项目管理、创新创业等现代知识与技能融入培训体系,全面提升本土人才队伍的综合素养与实践能力。鼓励老一辈把掌握的经验、技艺等向年轻一辈有效传递,以确保乡村文化基因传承的连续性。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与实践导向,在真实的乡村文化建设场景中锤炼本领,增强实干能力。

持续优化激励保障环境。外部人才的引进与内部人才的培养同样重要,在乡村地区建立以实际贡献和文化价值创造为导向的多方评价与激励机制,同时注重乡村生活居住条件、公共服务水平和创业生态的持续提高,进一步降低人才扎根乡村的综合成本,营造既能留住本土人才又能吸引外部人才的优良环境。

### (三) 科技赋能:以融合创新驱动乡村文化发展

《建议》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sup>[2]11</sup>,“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sup>[2]27</sup>这为科技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其核心在于依托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发展路径,破除乡村文化传承的时空壁垒、供给的单向局限、体验的浅表化以及技术悬浮问题,推动技术应用从“架设”走向“扎根”。

搭建乡村文化数字资源平台,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发展。落实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关键在于以科技手段激活文化资源价值,这就要求组建专业团队深入乡村一线,通过三维扫描建模、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对散落在乡村中的农业景观、名胜古迹、民俗技艺等进行系统的采集与管理,搭建分类清晰、检索便捷的乡村文化数字资源库。在此基础上,支持建设网上展厅、举办云展览,打造线下和线上联动的文化馆、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场景。要避免出现平台重复建设、内容与用户关联感不强的现象,必须根据农民的使用习惯和兴趣,设置简单的交互界面,并依托乡村文化骨干、返乡青年等群体,培养数字平台的文化讲解员,以确保数字资源被看到、被理解,让文化在科技加持下活起来、潮起来,打破文化体验的时空限制,大幅提升乡村文化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创造新的文化消费场景。坚持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推动乡村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形态发生系统性变革。例如,以电子商务、直播带货为代表的新兴渠道,构建了数字化的服务链条,为文化附加产品拓宽了价值实现路径,需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提升农民科技素养,并着力打造

具有乡土特色的电商品牌。当下,数字演艺、数字出版、数字文博等新业态持续涌现,需充分依托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的优势,推动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培育一批既深耕乡村文化内容创作、又精通数字技术创新主体,助力乡村文化价值实现多层次和多维度的转化,进而带动文化产业整体提质增效。在鼓励业态创新的同时,还需构建并完善行之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协作共建、品牌联营等多元模式,保障农民深度参与到价值创造的全链条之中,公平合理地分享发展红利,使新型文化业态真正成为支撑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生动能。

扩大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覆盖面,依托数字技术打造更多元、更精准的服务内容,精准对接不同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一方面,可搭建多元的公共文化数字服务平台,策划推出非遗传承课堂、数字文创设计大赛等特色活动,吸引青年群体主动参与到内容创作与宣传推广中来;另一方面,必须对公共文化服务进行适老化改造,提升服务的包容性,比如简化平台的操作界面、开设怀旧影像专题栏目以及举办线下特色文化活动等,降低老年人的参与门槛。建立完善基于用户数据的动态反馈机制,定期对数字平台的使用成效与满意程度进行评估,持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匹配度与服务包容性,推动服务模式实现从政府“端菜”到群众“点菜”的转型升级。除此之外,还应推动数字公共文化服务与乡村治理、日常生活场景深度融合,构建起代际融合、全民参与的乡村文化生活圈,切实提高乡村文化服务的品质内涵与人文温度。

#### (四) 制度保障:完善多元协同、良性互动的长效治理机制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下推进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凝聚多方力量形成治理合力。这既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保证,也要求政府、市场、社会以及乡村本土力量找准自身定位、协调联动,共同构建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锚定乡村文化发展的核心方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根本政治保证。必须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组建党员文化志愿服务队、设立党员文化服务联络岗等形式,推动党员成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新时代乡风文明的践行者以及文化资源整合的联络者。基层党组织则需切实强化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提升组织协调与资源聚合能力,将党的创新理论与乡村文化发展实际深度融合,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等,切实转化为统筹协调政府、市场、社会与乡村内生力量的联动优势,确保多元协同始终沿着保障农民文化权益、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正确方向推进。

厘清多元主体权责边界,构建协同高效的治理格局。政府作为“主导者”,聚焦顶层设计、政策制定与监管服务,一方面制定乡村文化发展规划、完善财政投入与激励政策,搭建多元主体参与平台;另一方面强化对文化市场的规范引导,明确资本参与边界,严防过度商业化侵蚀乡村文化本真性。为充分激发市场、社会力量的参与意愿,政府需要创新参与机制,通过项目补贴、税收优惠、荣誉授予等方式,对在文化遗产创新、产业发展、公益服务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主体予以实质性的激励。市场主体作为“赋能者”,需要在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和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深度挖掘乡村特色文化资源,通过创意开发、品牌打造等方式推动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积极培育乡村文化产业新业态,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经济活力。在市场治理方面,必须保障市场参与者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合理获得文化开发收益的权利,并引导其与村集体、农民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社会力量作为“助力者”,核心任务

在于培育乡村本土文化社团、志愿者服务队等社会组织,对接政府政策与乡村实际需求,并参与文化项目策划、实施与监督。应通过孵化支持、资源平台对接、能力培训等方式持续提升其服务的专业水平与自主运作能力,建立健全对其参与成效的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从而有效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夯实多元良性互动的群众根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sup>[15]287</sup>,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乡村文化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始终将群众主体地位贯穿于制度设计与实践的全过程。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关键在于使其从旁观者转变为当事人和受益者。通过建立常态化村民议事会、开展文化需求调研、实行项目公示听证等制度与机制,保障农民在文化发展规划、项目选择、资源利用、成果共享等各环节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同时,完善文化成果共享机制,推动文化基础设施向村民全面开放,互动式、菜单式服务精准对接村民需求,文化产业收益适度反哺村民与乡村文化建设,让农民切实感受到文化发展的红利,从而主动参与乡村文化治理,形成党的领导统筹、政府主导推动、市场赋能增效、社会助力补充、村民自觉参与的良性互动格局。

#### 四、结语

乡村要振兴,文化必先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乡村文化振兴,是立足新的历史起点对中华文明根脉的回溯与时代回应。乡村文化振兴并非简单的文化遗产与设施建设,而是关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战略工程,即通过激活乡土文化中蕴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深沉而持久的历史底蕴与人文支撑。唯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能使乡村真正成为物质富足与精神充盈相得益彰的文明高地,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既不失现代文明的蓬勃朝气,又兼具乡土文明的历史厚度,从而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贡献中国智慧与实践范式。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 [3]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6] 邹广文,王璇.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视角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5-15.
- [7]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 习近平.论“三农”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10]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1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14] 李海金.“外源内生”:乡村人才振兴的实现路径[J].人民论坛,2023(17):56-60.
-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The Generation Logic, Value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ANG Shenghui, ZHANG Linjing

**Abstract:** The generation logic, value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onstitute an organic and unified whole. Its generation logic is rooted in the essential principle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building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realistic demand for farmers' spiritual prosperity, and the cultural driving force suppor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ts value orientation is reflected in inheriting the local humanistic spirit to consolidate cultural identity, reshaping rural ethical norms to enhance social cohesion, and activating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resources to expand practical forms, thus continuously enriching the civilized connota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practical approach emphasizes the systematic protection and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cultural genes, stimulating farmer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cultivating local talents, promoting technology empowerment for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the diversified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It will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goal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ith solid actions, so as to build a solid rural cultural foundation with both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epochal innovation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local culture

责任编辑:胡金频